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七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PDG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四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韓

上進

奏議

乞開西湖狀

論高麗第一狀

論高麗第二狀

乞用劉季孫狀

薦宗室令時狀

乞校正奏議

謝宣諭劄子

朝辭赴定州狀

乞開西湖狀

元祐五年四月二十九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所在陂湖河渠之利廢興成毀皆若有數惟聖人在上則興利除害易成而難廢昔西漢之末翟方進爲丞相始決壞汝南鴻隙陂父老怨

之歌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

誰言者兩黃鵠

本傳云始汝南舊有陂陂大陂郡以爲

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以爲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民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故童謡云王蓋民心之

所欲而託之天以爲有神下告我也孫皓時吳郡上言

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忽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

天下平皓以爲己瑞已而晉武帝平吳

吳志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言皓

平朝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於是改元大赦後不五年晉武帝

平吳孫皓既降封爲歸命侯由此觀之陂湖河渠之類久廢復開事

關興運雖天道難知而民心所欲天必從之杭州之有

西湖如人之有眉目蓋不可廢也唐長慶中白居易爲

刺史方是時湖溉田千餘頃

史白公湖石記云錢塘一名上湖周廻三十里

北有石函南有寬凡放水既田每歲一寸可溉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此州大抵春多雨夏秋旱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即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瀕湖千餘頃田無凶歲矣

及錢氏有國置撩湖兵士

千人日夜開浚

錢氏之遺制但有撩湖一司此自

國初

以來稍廢不治水涸草生漸成葑田熙寧中臣通判本

州則湖之葑合蓋十二三耳至今纔十六七年之間

年以

譜攷之熙寧四年東坡年三十六判官諮院兼判尚書祠部以論議為時宰不合命攝開封府推官尋乞除外任差通判杭州以十一月到任見公墓誌至哲宗元祐四年年五十四任翰林學士以臺諫憂見攻加以臂疾力請補外遂除龍學知杭州

遂堙塞其半父老皆言

是年七月二日到任見謝表

十年以來水淺葑橫如雲翳空倏忽便滿更二十年無西湖矣使杭州而無西湖如人去其眉目豈復為人乎臣愚無知竊謂西湖有不可廢者五天禧中故相王欽若始奏以西湖為放生池禁捕魚鳥為人主祈福自是

以來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會于湖上所活羽毛鱗

介以百萬數皆西北向警首仰祝千萬歲壽真宗天禧四年太子

太保判杭州王欽若奏以西湖為放生池禁止採捕朝廷從之故每歲郡人放生于湖上至今四月八日士女

闍集靈芝寺綵舫屬相若一旦堙塞使蛟龍魚鼈同

為涸轍之鮒莊周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對曰我

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激西江之水而濡子可乎鮒

魚曰吾得斗升之水即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

見維篇臣子坐觀亦何心哉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一

也杭之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鹹苦居民零落自唐李

泌始引湖水作六井李泌字長源所作六井其最大者

少西而北為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為方井為白龜池

又北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為小方井見本集六井記

然後民足於水井邑日富百萬生聚待此而後食今湖

狹水淺六井漸壞若二十年之後盡為葑田則舉城之

人復飲鹹苦其勢必自耗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二也
白居易作西湖石函記云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
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頃若蓄洩及時則灝河千頃
可無凶歲今雖不及千頃而下湖數十里間芰菱穀米
所獲不貲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闊則運河
可以取足於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足於江潮潮之
所過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調兵夫十餘萬
功開浚而河行市井中蓋十餘里吏卒搔擾泥水狼籍
爲居民莫大之患此西湖之不可廢者四也天下酒課
之盛未有如杭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而水泉之用仰
給於湖若湖漸淺狹水不應溝則當勞人遠取山泉歲
不下二十萬功此西湖之不可廢者五也臣以待從出

膺寵寄目觀西湖有必廢之漸有五不可廢之憂豈得苟安歲月不任其責輒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計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功近者伏蒙 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以本路饑饉特寬轉運司上供額斛五十餘万石出糶常平米亦數十萬石約敕諸路不取五穀力勝稅錢東南之民所活不可勝計今又特賜本路變牒三百而杭獨得百道臣謹以聖意增價召人中米減價以濟飢民而增減耗折之餘尚得錢米約共一萬餘貫石臣輒以此錢募民開湖度可得十萬功自今月二十八日興功農民父老縱觀太息以謂 二聖旣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奔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此凶歲蓋有泣下者臣伏見

民情如此而錢米有限所募未廣封合之地尚存大半
若來者不嗣則前功復弃深可痛惜若更得度牒百道
則一舉募民除去淨盡不復遺患矣伏望 皇帝陛下
太皇太后陛下少賜詳覽察臣所論西湖五不可廢之
狀利害卓然特出聖斷別賜臣度牒五十道仍敕轉運
提刑司於前來所賜諸州度牒二百道內契勘賑濟支
用不盡者更撥五十道價錢與臣通成一百道使臣得
盡力畢志半年之間目見西湖復唐之舊環三十里際
山爲岸則農民父老羽毛鱗介同詠聖澤無有窮已臣
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目下浙中梅雨葑根浮動易爲除去及六七
月大雨時行利以殺草莠夷蘊崇使不復滋蔓又

浙中農民皆言八月斷葑根則死不復生伏乞
聖慈早賜開允及此良時興功不勝幸甚

又貼黃本州自去年至今開浚運河引西湖水灌
注其中今來開除葑田逐一利害臣不敢一一煩
瀆天聽別具狀申三省去訖

論高麗第一狀

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通舶至高麗交答之元豐末

其王子義天航海問道自明州因往拜源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往祭訖乃言國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連疏奏論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事見墓志

元祐四年十一月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臣伏見熙寧以來高麗人屢入朝貢至元豐之末十六七年間館待賜予之費不可勝數兩浙淮南京

東三路築城造船建立亭館調發農工侵漁商賈所在
騷然公私告病朝廷無絲毫之益而夷虜獲不貲之利
使者所至圖畫山川私買書籍議者以爲所得賜予太
半歸之契丹雖虛實不可明而契丹之疆足以禍福高
麗若不陰相設計則高麗豈敢公然入朝中國有識之
士以爲深憂自二聖嗣位高麗數年不至淮浙京東
吏民有息肩之喜唯福建一路多以海商爲業其間凶
險之人猶敢交通引惹以希厚利臣稍聞其事方欲覺
察行遣今月三日准秀州差人押到泉州百姓徐戰擅
於海舶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
賴洸院子金保裴善等五人乃實到本國禮賓省牒云
奉本國王旨令壽介等實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

閹梨臣已指揮本州送承天寺安下選差職負二人兵級十人常切照管不許出入接客及選有行止經論僧伴話量行供給不令失所外已具事由畫一奏稟朝旨去訖又據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指揮令賁金塔二所祝延 皇帝 太皇太后聖壽臣竊觀其意蓋爲 二聖嗣位數年不敢輕來入貢頓失厚利欲復遣使又未測聖意故以祭奠源閹梨爲名因獻金塔欲以嘗試朝廷測知所以待之之意輕重厚薄不然者豈有欲獻金塔爲壽而不遣使奉表止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蓋疑中國不受故爲此苟簡之禮以卜朝廷若朝廷待之稍重則貪心復啓朝貢紛然必爲無窮之患待其已至然後拒之則又傷恩恭惟聖明灼見惟

狀廟堂之議固有以處之臣忝備侍從出使一路懷有所見不敢不盡以備採擇

謹具畫一如左

一福建校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戩者甚衆訪聞徐戩先受高麗錢物於杭州雕造夾注華嚴經費用浩汗印板既成公然於海舶載去交納却受本國厚賞官私無一人知覺者臣謂此風豈可滋長若馴致其弊敵國茲細何所不至兼今來引致高麗僧人必是徐戩本謀臣已枷送左司理院根勘即當具案聞奏乞法外重行以戒一路茲民猾商矣

一高麗僧壽介有狀稱臨發日國母令資金塔祝壽

臣以謂高麗因祭奠亡僧遂致國母之意苟簡無禮莫斯爲甚若朝廷受而不報或報之輕則夷虜得以爲詞若受而厚報之則是以重幣答其苟簡無禮之餽也臣已一面令管當職員退還其狀云朝廷清嚴守臣不敢專擅奏聞臣料此僧勢不肯已必云本國遣某來獻壽今若不奏歸國得罪不輕臣欲於此僧狀後判云州司不奉朝旨本國又無來文難議投進執狀歸國照會如此處置只是臣一面指揮非朝廷拒絕其獻頗似穩便如以爲可乞賜指揮施行

高麗僧壽介賁到本國禮賓省牒云祭奠源闍梨仍諸處等尋師學法臣謂壽介等只是義天手下

侍者非國王親屬其來乃致私莫本非國事待之輕重當與義天殊絕欲乞只許致奠之外其餘尋師學法出入游覽之類並不許仍與限日却差船送至明州令搭附因便海舶歸國更不差人船津送如有買賣許量辦歸裝不得廣作商販

右謹件如前若如此處置使無厚利以絕其來意上免朝廷帑廩無益之費下免淮浙京東公私靡弊之患臣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論高麗第二狀

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爲高麗僧壽介狀稱臨發日奉國母拍揮將金塔二所附壽介前來祝延皇帝太皇太

后聖壽臣已一面退還其狀仍令本州所差伴話僧思義只作已意體問所獻金塔次第其高麗僧壽介知臣不爲聞奏方始將出僧統義天付身文字以示思義乃是欲將金塔二所捨入杭州惠因院等處祝延聖壽仍云隨身收管不可擅動元封俟續有疏文到日方可施納以此顯見高麗人將此金塔嘗探中國意度臣既退還其狀將來必是自將此塔捨在惠因等院既是衷私捨施僧院即朝廷難爲回賜若受而不報夷虜性貪或生怨望伏望朝廷檢會臣前奏早賜指揮如壽介等將上件金塔捨施亦乞只作臣意度一面荅不奉朝旨不敢令僧院收留所貴稍絕後患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休問得惠因院亡僧淨源本是庸人只因

多與往還致商人等於高麗國中妄有談說是致

義天遠來從李因此本院厚獲施利

杭人至今猶目南山惠因

爲高麗寺而淮浙官私遍遭擾亂

按旧例高麗人使每至吳越七州夾費二

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

今來又訪聞得還是本院行者姓

顏人賁持淨源真影舍利隨舶船過海是致義天

復差人祭奠臣見令所司根勘候見詣實奏聞次

今來若許惠因院收留金塔乃是庸人姦猾自圖

厚利爲國生事深爲不可

乞用劉季孫狀

字景文世家開封府以郵典得官少篤孝能詩文公守永塘日

上章薦之除知鹽州

元祐五年十一月

日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郎知杭

州蘇軾狀奏右臣自少聞趙元昊寇延州危急環慶將

官劉平以孤軍來援茲臣不救平遂戰沒竟罵賊不食

而死康定元年正月元昊圍延州范瑄召知慶州劉平

兵馬都監黃德和率兵適平轉戰三日救兵不至遂被

執平不食罵賊曰狗賊我脛長三尺何不速殺縛我何

之乃遇害德和教敗卒稱平降詔遺族籍住汴之具得

其狀遂腰斬德和於河中潘平忠武軍節度使兼侍中

毀前都拍揮使封其妻為平有數子皆才用絕人不幸

南陽郡夫人仍錄用諸子

早世今臣所與同僚路分都監左藏副使劉季孫則平

之少子篤志力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石林詩話云劉

古班殷直監饒州酒王荆公為江東提點刑獄巡歷至

饒按直酒務始至斤事見屏間有題小詩曰呢喃燕至

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襄陽開說與傍人應不解校書郎

看文山大稱賞之問事知官進所作以季孫對即召與

之語嘉歎升車而去不復問務事死至博舍適即季生

持狀立庭下請差官揖季事公判監酒殺直一郡大驚

遂知名云其工詩如此曾端伯詩還云東坡嘗苔季孫

書其大略云公每發言雄如風幡陣馬迅霆激電不意

於中徒有祥光異彩野餘風曠盡如神也其能文又何